

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

宋振庭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评“四人邦”的反动世界观

宋振庭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评“四人邦”的反动世界观

宋振庭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 1/2印张 28千字

1978年7月北京第1版 197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9·205 定价 0.12 元

目 录

(一)	“四人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以 唯我主义为特征的	4
(二)	“四人邦”的唯我主义在认识论上 表现为实用主义	15
(三)	“四人邦”篡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 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表现为 以绝对主义为特征的形而上学	24
(四)	“四人邦”的唯我主义实用主义， 在社会观上表现为以英雄创造历 史为特征的唯心史观	35

世界观或称宇宙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一切事物最根本的观点。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要跟周围世界的各种事物打交道，认识这些事物，力求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这些事物。这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对于周围的事物就得到一定的了解，形成一定的看法。起初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了一定的看法，然后眼界逐渐扩大，终于对世界的本质、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总的、根本的看法，有了一定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切观点的总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世界观一旦形成，反过来又成为人们一切实践活动的总指导，决定着人们对周围世界一切事物的态度，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因此，世界观不仅具有理论的认识的意义，也具有实践的意义。

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来认识世界，对周围世界的事物采取不同的态度，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各个阶级的世界观是它们的阶级利益在思想领域里的集中表现。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各派的哲学就是各种世

界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哲学是先进阶级和先进社会力量的世界观，而唯心主义哲学则是反动阶级和社会保守势力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揭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正确地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斗争，从而加速社会的发展。反动的反科学的世界观，反对对现实的革命变革，起着延缓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社会上存在着互相对立的阶级的条件下，思想领域中就必然要发生互相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因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也不会停止。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①从这个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

说来，我们党同刘少奇、林彪、“四人邦”的斗争，就是按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还是按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斗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斗争在政治上的表现。

“四人邦”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邦。他们没有什么专门的哲学著作，却以其全部反革命言行，表达了他们的反动世界观。这个反动世界观，是他们炮制和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拼凑和组织资产阶级邦派体系的反动思想基础和精神武器。多年来，“四人邦”的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它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对于‘四人邦’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肃清其流毒，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①

①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 “四人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以唯我主义为特征的

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其中首先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

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别都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精神现象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的大脑的属性，是大脑这个特殊的物质结构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反映；离开运动着的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现象是没有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物质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已为人类的社会实践、为科学发展的成果所证实。

与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精神派生出来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背常识，也是同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不相容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所以能够流行和发展，有着认识上的和社会的原因。人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从感觉到思维，从感性到理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复杂过程。在这

个认识过程中，人们如果把认识的某些方面、片断加以夸大，把某些局部当作全体，在认识上陷于片面性、主观性，就可能导致唯心主义的错误。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存在和流行的认识论根源。唯心主义流行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在于这种世界观反映了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可以为他们的反动统治辩护。因此，历代的反动剥削阶级，在他们掌握政治统治权的时候，总是要把唯心主义哲学提到唯一合法的地位，为这种哲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种种有利条件，用以蒙蔽和欺骗群众，维护他们的统治。例如，宋朝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关于“理在事先”，“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的所谓“理学”，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被统治者抬到吓人的高度。这种“理学”胡说在宇宙形成之先，有一个绝对独立存在的“理”，这个“理”产生了物质的“气”，而后演化出万事万物。即使天地毁灭了，这个独立自在的“理世界”也将永恒存在。朱熹所说的“理”，除了所谓天地万物、山川草木之理外，就社会方面来说，是指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道德、文学的总原则，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等。朱熹要用“理”的永恒性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朱熹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奴隶们崇拜、敬奉一切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安于被剥削、受压迫的苦难生活，灭绝一切“犯上作乱”的念头，乖乖地服从封建皇帝的统治。又如生活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提出，在自然界与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绝对观念”，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意识，都是从这个“绝对观

念”派生出来的。黑格尔的目的就是要论证他的政治理想——立宪的普鲁士君主制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因而也是绝对合理的。虽然说法不同，朱熹、黑格尔都是主张在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着一种“精神实体”，这种“精神实体”，象上帝一样，是世界的创造主。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唯心主义除了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外，还有主观唯心主义一派。例如战国时代的孟轲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宋朝的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朝的王守仁发展他们的思想，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胡说人心是宇宙的本体，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及其准则，都说成是由“心”产生出来的。心，也叫“良知”，按照王守仁的解释，指的是先天的、不教自能的封建道德品质。这种“良知”成为天地万事万物发生的源泉，不但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则，也是自然界，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王守仁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也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他本人就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各派中，有一派叫做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这一派哲学否认感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胡说感觉是人内心自己发生的经验和体验，这种内在的体验构成了外部世界。例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狂妄地宣称“物质是无”，胡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质，只有我的感觉，我的观念。贝克莱说：“……人们观察到一定的颜色、滋味、气味、形状、硬度结合在一起，就承认这是一个单个的物，并用苹果这个词标志它；另外一些观念的集合构成了石头、树木、图书以及诸如

此类的感性实物”^①。所谓物质不过是“观念的集合”，而“存在就是被感知”，十九世纪的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马赫继承贝克莱的这种观点，胡说构成世界上万事万物基础的，就是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东西，即颜色、声音、味道等等。马赫把这些感觉叫做要素，而物、物体、物质不外乎是各种“要素的结合”。例如，并不是苹果在我的感官中引起了红色、甜酸等感觉，而是我的各种感觉要素构成了苹果。总之，先有我的感觉，而后才由它构成了外部世界。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就是这样一种荒谬绝伦、心物颠倒的哲学！

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中，还有一种主观唯心论的意志论。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就是这样主张的。尼采说：真正的哲学家是统治者和立法者。“他们的认识是创造，他们的创造是立法，他们追求真理的意志是权力意志”。^②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是世界的创造主，是万物的基原，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唯一动力。尼采宣扬“超人”，宣称“超人”为了夺取和运用权力，统治群氓，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战争是实现权力意志的必要手段。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指出：“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如果物体象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象贝克莱所

① 《人类知识原理》第一节，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0页。

② 尼采：《善恶的彼岸》。

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末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①列宁对马赫主义的唯心论的经验论的批判，也适用于其他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不论发明什么论据来装扮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归结到唯我主义：世界上只有“自我”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外部世界及其规律都是“自我”创造的，无非是“自我”的表象和意志；“自我”就是世界的主宰。

显然，主观唯心主义是合乎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冒险家的需要的。“四人邦”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就是以唯我主义为特征的。不过，哲学史上的种种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在提出他们的“学说”时，作过种种精致的、伪装科学的论证，有的还设法掩盖其唯我主义的面目，而“四人邦”的唯心主义则直接采取了唯我主义的形态。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各种唯心主义流派在理论上早已彻底破产，变不出什么新的花样；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如此尖锐激烈、短兵相接，所以，“四人邦”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一般不作什么玄学的论证，而是直接以他们的唯我主义改造世界。

权力欲——攫取至高无上权力的欲望是“四人邦”唯我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 28 页。

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特点。“四人邦”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欲望，集中代表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反映了被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复仇的心理，具有极端的疯狂性，是“四人邦”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出发点。文化大革命伊始，“四人邦”就狂叫“砸烂”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改朝换代”，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大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党的“十大”以来，他们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极力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他们拒绝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们反党活动的多次批判和警告，死不回头，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篡夺最高权力的不可遏止的欲望。

权力欲，是“四人邦”炮制和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思想基础。由于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党，忠于人民，使“四人邦”篡党夺权的欲望不能实现，“四人邦”就给他们扣上“党内大儒”、“经验主义”、“民主派”、“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大帽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权力欲，也是“四人邦”联络党羽，组织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精神纽带。他们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叫嚷：“造反派入党做官是当今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造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坐天下是“要解决的最高问题”。翁森鹤在张春桥的教唆下狂叫：“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天下，开会讲着坐天下，睡觉梦着坐天下”。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在他们的黑心里燃烧，他们红了眼，发了疯，为夺权用尽了他们能够

利用的一切手段。挑起派性，扇动武斗，不惜毁灭文化，毁灭科学，毁灭教育，毁灭生产，直至准备发动武装暴乱。只要能把权力夺到手，那怕洪水泛滥！赤地千里！

摆出一付“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架势，狂妄自大，自吹自擂，好象要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到空中去，这是“四人邦”的唯我主义的第二个特点。

封建时代的皇帝，为了证明坐天下的“合理性”，自封为“天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江青，却妄想当“共产主义社会的女皇”。且看江青是怎样吹嘘自己的吧：

江青伪造历史，说什么在三十年代，“他们要迫害鲁迅，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甚至诬蔑鲁迅在很长时期“是个观潮派”，似乎只有她江青一直站到时代潮流的前头，是“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主将”。

江青厚着脸皮吹嘘，在四十年代的解放战争中，她是掌握全面情况的“第三个人”，似乎是她江青运筹帷幄，才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江青造谣说，在五十年代，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我一手搞起来的”，似乎是她江青发动了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斗争。

江青贪天之功为己功，胡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掌握方向、掌握政策的”，江青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江青颠倒黑白，自吹在七十年代，“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

江青为她的丑恶历史戴上圣洁的光环，恬不知耻地说：“我是反帝反封建，然后找到了共产党的。我是不是一个马

列主义者呢？是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好家伙，这个三十年代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追求“风头、名望、地位、舒适生活”的地主阶级的飘零子弟，这个叛变革命、从狗洞里爬出来、为独夫民贼蒋介石献机祝寿的可耻叛徒，这个隐藏自己的叛徒面目、钻进革命队伍的蛀虫，这个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干尽坏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犯，就象《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个面目狰狞的恶鬼，自己画了一张美丽的人皮披上，居然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军事的“天才”，“中国革命的化身”！欺世盗名，莫此为甚！

江青的同伙在这方面也各有特色：

王洪文自封为“工人领袖”。这个政治流氓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授意把他在上棉十七厂的办公室专门留下来展览，借以对他的帮派骨干进行所谓“传统教育”，培养他的帮兄帮弟“效忠”他的“感情”。王洪文还亲自策划炮制所谓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这个三万字的“大事记”中，王洪文的名字就出现了近二百处之多，他自封为“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吹嘘他写的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恬不知耻地摆出“领袖”、救世主的架式，说什么他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为了把自己打扮成“第一号造反派”，王洪文还授意把上棉十七厂“夺权”的日期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篡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而他王洪文则是“夺权”最早

的英雄，似乎是他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四人邦”中的吹鼓手，政治文痞姚文元，自吹为“天才灵童”。他无耻地曲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的诗，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给自己贴金。原来，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鲁迅应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请求写字时，即兴作了一首诗：《赠蓬子》。（那时，姚蓬子混迹革命队伍之中，还没有被捕叛变）鲁迅在这首诗中写道：“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掣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诗中所说的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的事。且不说诗中所说的“灵童”本是即兴游戏之笔，而且这所谓的“灵童”，指的就是穆木天的儿子。可是姚文元却造谣说，鲁迅说的灵童，就是他姚文元自己！似乎在他还裹着尿布的时候（那时姚文元才一岁），就已被鲁迅发现为脑瓜特别灵的“天才”了！不仅如此，姚文元及其同党还把他顽固坚持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结邦营私，疯狂反对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吹嘘为“姚文元道路”，这个一不会作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不懂科学而又反对科学实验，没有什么真正的学问而又冒充博学，镇日摇笔杆，造谣言，耍阴谋，打棍子的家伙，居然成了知识分子应当效法、追随的“旗帜”！

大叛徒张春桥吹得更厉害，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据说他脑袋里的“张春桥思想”，“第一次明确地”纠正了列宁的“错误”，解决了毛主席“不甚了了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说得上“第四个里程碑”，而共产党正是需

要他这样懂理论的人来“领导”！

“四人邦”一伙一方面吹嘘自己，同时就要抹煞别人。目空一切，我外无物，这是“四人邦”的唯我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凡是沒有他们份儿的事，凡是他们的感觉和意志不承认的事，好象根本就不存在。在“四人邦”直接指挥编写的“党史”里，许多建党时期的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的名字不见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不见了，创党、建军的许多历史事实消失了，成了一部“党史无史、军队无将”的怪书。“四人邦”根本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党我军我国的统治地位，根本否定五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全部革命历史。“四人邦”认为党史应当从他们的发迹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他们才存在。不仅如此，他们还叫嚣：“马克思死了，没有留下什么”，“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一百多年是个空白。”列宁在批判马赫的唯我论时指出：“……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抽象的’自我，一个必须大写并加上着重号的自我，也就是‘一架发了疯的，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①“四人邦”就是这种发了疯的“钢琴”。

早在一九七四年底、一九七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页。